

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 视听说课程设计与实证研究

韩叶 章国英 赵琳琳

海军军医大学国际军事医学交流中心, 上海 200433

通信作者: 赵琳琳, Email: zhaolinlin979@163.com

【摘要】 本研究采用产出导向法和小规模限制性的在线课程相结合的军事英语试听课, 以产出导向法为指导, 结合线上和线下优势的混合学习, 通过驱动-促进-评价三阶段完成。经过一学期的实验, 笔者发现课程研究有效整合了军事英语的语言和学科内容, 学习主体形成多维度、多层面的学习网络, 通过合作学习提升了学习者的批判思维能力。课程结束后, 通过课后对学生反思报告和行动研究的反思, 教师发现学生在课程中的收获与问题, 对实际课堂的运用给出建议。

【关键词】 产出导向法; 网络私播课; 军事英语; 视听说

【中图分类号】 R-05

基金项目: 2017 年度第二军医大学教育研究与改革项目(JYC 2017007); 2017 年度第二军医大学教育研究与改革重点项目(JYB2017019)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9.11.019

- [13] Talbert R. Inverting the linear algebra classroom [J]. PRIMUS: Problems, Resources and Issues in Mathematics Undergraduate Studies, 2014, 24(5): 361-374. DOI: 10.1080/10511970.2014.883457.
- [14] Papadopoulos C, Santiago-Roman A, Portela G. Work in progress-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an Inverted Classroom for Engineering Statics: 2010 IEEE Fronti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FIE), 2010[C]. DOI: 10.1109/FIE.2010.5673198.
- [15] Gerstein J.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A full picture[EB/OL]. (2011-06-13) [2019-10-23]. <http://usergenerated-education.wordpress.com/2011/06/13/the-flipped-classroom-model-a-full-picture>.
- [16] 何克抗. 教学结构理论与教学深化改革(上)[J]. 电化教育研究, 2007(7): 5-10. DOI: 10.13811/j.cnki.eer.2007.07.003.
- He KK. Theory of teaching structure and deepening of teaching reform (I) [J]. E-Education Research, 2007(7): 5-10. DOI: 10.13811/j.cnki.eer.2007.07.003.
- [17] Bishop J L, Verleger M A. The flipped classroom: a survey of the research: 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120th, Atlanta(US), 2013[C]. http://www.asee.org/file_server/papers/attachment/file/0003/3259/6219.pdf.
- [18] 丁晓蔚, 顾红. “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实施模型述评[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1(1): 66-69.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1.01.020.
- Ding XW, Gu H. A Commentary on implementation model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1(1): 66-69.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1.01.020.
- [19] Triantafyllou E, Kofoed L, Purwins H, et al. Applying a learning design methodology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empowering teachers to reflect and design for learning [J]. Læring Og Medier, 2016, 9(15): 1-21.
- [20] Davis N L. Anatomy of a flipped classroom[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Travel & Tourism, 2016, 16(3): 228-232. DOI: 10.1080/15313220.2015.1136802.
- [21] 蔡宝来, 张诗雅, 杨伊. 慕课与翻转课堂: 概念、基本特征及设计策略[J]. 教育研究, 2015, 36(11): 82-90.
- Cai BL, Zhang SY, Yang Y. MOOCs and flipped classroom: concep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strategies [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5(11): 82-90.

(收稿日期: 2019-05-13)

(本文编辑: 唐宗顺)

Design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English audiovisual course based on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and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Han Ye, Zhang Guoying, Zhao Linlin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for Military Medicine, Shanghai 20043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o Linlin Email: zhaolinlin979@163.com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military English listening course that combined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 with small-scale online course, that is, it was guided by POA, combined advantag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learning, and completed with three stages of driving, promoting and evaluating. After a semester of experiment,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he language and subject content of military English.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ayered learning network was formed among students and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was enhanced through cooperative learning. After studying students' reflection reports and teachers' reflection on ac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e students' gains and problems in the course and gave advice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Key words】 Product-oriented approach;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Military English; Audiovisual course

Fund program: Project of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in 2017 (JYC 2017007); Key Project of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in 2017 (JYB 2017019)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9.11.019

多年来,我国海军多次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参加维和行动、举行演习、赴亚丁湾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随着在国际舞台上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海军承担越来越多的外交使命,这对军人的军事英语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国内专家和学者将防务体系下的语言能力分为七级:关键词级、日常会话级、特定会话级、综合入门级、流利级、专业级、专家级^[1];或者五级:关键词级、入门级、熟练级、专业级和专家级^[2]。然而如何提高学员的军事交流能力,还鲜有人谈。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产出导向法(product-oriented approach, POA)”为指导,产出的任务是建立小规模的海军英语视听听说网络私播课程,报告和总结一学期的军事英语教学实践过程,探索适合军事英语听说教学的新模式,旨在培养出掌握一定专业词汇、具有语篇理解能力、可以进行专业沟通的海军学员。

1 理论支撑

POA基于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的教学理念,将学习的过程分为驱动(motivating)、促成(enabling)和评价(assessing)三个核心环节。驱动环节,通过呈现潜在交际价值的任务^[2],激发学习

者产生学习的欲望和动力,明确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促成环节,教师起到脚手架的作用,对学生的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进行指导。评价环节,采用师生合作评价,组织和平衡各种评价方式^[3-4]。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由 Fox 等^[5]在 2013 年首次提出。Small 是指学生规模一般在几十人到几百人;Private 是指对学生设置限制性准入条件,可以是申请人数或者资格等,达到要求的申请者才能被纳入到 SPOC 课程。哈佛大学在法学、政治学等开展了 SPOC 课程,清华大学也进行了尝试^[6]。在 SPOC 结合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既有利于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又能够针对特定人群、小规模地提供资源或在线评价来辅助课堂教学,使线下课堂变得更加动态、灵活,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基于 POA 的研究主要围绕驱动-促成-评价各教学环节,或是基于某个单元教学,或是聚焦于教材编写^[7],开展的范围仅限于大学英语教学。产出导向法确定了课程开展的过程,强调学用一体,同时,MOOC 时代的网络私播课结合了线上线下优势。如何将两者结合,运用在军事英语教学中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笔者尝试结合产出教学法的理念,初步

总结和产出军事英语私播课程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报告学生在研究过程中的反馈,总结教师对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视听说课程的发现,在实践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反思和优化课程设计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本校 2017 级来自 9 个非英语专业共 110 位的大一学员,其中约 92% 的学员(101 人)通过四级。在 2018 年春季学期,教师设计和实践了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试听课程,该课程以“产出导向法”为指导,结合线上和线下优势的混合学习,通过驱动-促成-评价三阶段完成。教学实验共持续 9 周,每周 2 课时,4 个班次,合计 72 课时。学期初,教师利用 2 个课时介绍课程的开展形式和整体评价计划。每个班次确定合作学习小组,每组 4~5 人,并自行确定组长。课上,学习小组按照主题学习,课后对所学单元的板块进行子话题选择、文本撰写和私播课视频制作。教师对学习板块进行两轮行动研究,分别在上课下课下进行。

2.2 研究问题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军事英语私播课程以学生课堂的口头产出、课后书面和视频产出为手段来加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把握和语言能力的提高,最后通过对产出内容设计私播课程来提升对主题的理解。课程板块围绕国内外著名海军院校、海军作战部队、航母世界和本校和平方舟医疗船,共 4 个板块。

研究通过三个环节进行:“驱动”“促成”和“评价”,旨在解答以下研究问题:①如何有效刺激“驱动”?②以产出为导向的课堂中,如何使课堂成为语言、知识和文化的载体?③教师如何进行支架辅助来有效结合线上线下优势聚焦学习目标?④学生对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视听说课程的评价如何?

2.3 研究过程

2.3.1 驱动

课前准备,学员对单元学习的板块进行针对语言任务、交际知识和学科内容的课前预习,课程设置的学习目标是使课堂成为语言、知识和文化的载体。例如在“海军作战部队”单元,学员的学习目标是美国海军的海陆空三栖突击队,即“海豹突击队”。根据

主题,学生的课前任务是听音频或者观看视频,预习其中十分重要的小句^⑧,语言任务设置为关于各个主题军事英语表达的小句。其次,单元的交际目标根据听力文本设置为如何用比较级的否定式来表达情感。最后,基于学科内容的学习目标为基础水下爆破训练(BUD/S)和海豹突击队在反恐中的作用。

课间“驱动”阶段,教师首先明确呈现未来学习和工作中可能发生的交际场景,呈现具有冲突的交际场景,设计具有认知挑战性的话题,说明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让学生在尝试完成交际活动时意识到自身语言和认知的不足,产生学习欲望和动力,从而驱动学习。同时,针对语言任务、交际知识和学科内容三大学习目标,教师设计课堂任务,检测学生对听力内容的理解程度,图示激活学生大脑中已存的各种图式知识理解,并结合材料输出所学的军事知识。例如在“海军作战部队”这一环节,学生将要观看“中国海军陆战队”的视频,之后进行口头报告和分组讨论美国海豹突击队和中国海军陆战队,阐述和比较两支队伍在训练、装备和执行作战任务的异同。

2.3.2 促成

课后,在有效的课堂“驱动”后,学生已经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有所了解。在“促成”环节中,通过在线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为主,结合教师辅助,完成私播微课的制作。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脚手架,提供支持,促成各个产出任务,学生可以更充分和有效地结合线上线下优势聚焦学习目标。

例如,在“航母”单元中,学生的任务是制作微课“美国单航母战斗群”。首先对符合产出任务的内容和语言形式进行选择,书写微课文案来介绍微课并提交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既检测了自身理解,并且能够帮助同伴复习。课后延时型产出还包括书写话题报告,教师将直接修改、讨论与反馈。对于小组的微课视频,教师用作课堂学习与评价素材。教师通过修改微课文稿发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检测语言理解和表达。“促成”环节的最后产出关于学习任务的微课。优秀的微课视频在私播网络展出并且对微课视频设置客观问题和开放问题。视频上传后,四个班级的学员观看课程讲座视频,自定节奏学习课程材料、完成作业、参加在线讨论等。

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流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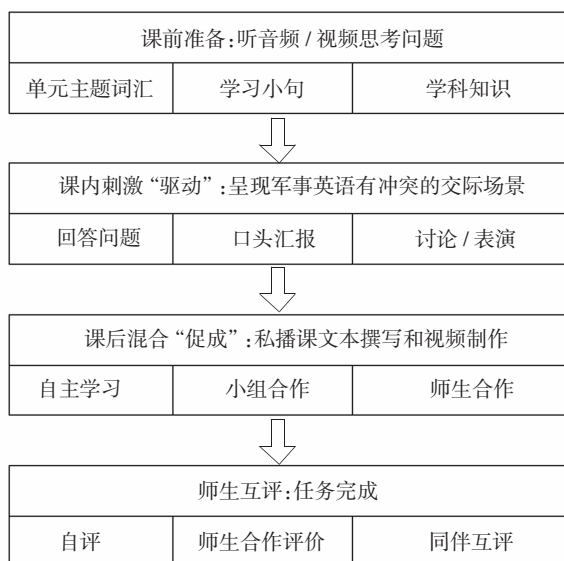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听说教学流程图

2.3.3 师生合作评价

在“促成”环节中,此研究采用结合“师生合作评价”(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同伴互评的方式,涵盖课前、课内和课后,做到以学助用、以用促学和以评促学。课前和课内的评价对象包括学生语言能力、交际知识和学科内容的自学情况、课堂开展合作学习、角色扮演来进行讨论、话题思辨等。课后小组撰写的文本,小组内进行同行评审,发送到教师后,教师挑选典型样本,通过网络展出,师生共同对时态、词语、语法、结构、展示形式、合作学习的情况等进行评价。对提交的视频也是从语态、形式、语气、客观、主观问题设置、小组合作等方面进行同样流程的合作评价,选取优秀的视频作为课后网络私播课程的材料。最后,教师对教学撰写反思报告。评价模式实现在评价阶段深入学习、巩固学习内容,做到评价内容不单限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同时涵盖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4,9]。

3 结语

3.1 有效整合军事英语的语言和学科内容

ESP 是由大学英语教师开设的,主要为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的学术交流能力,是一门从基础英语到双语教学或全英语教学的衔接性课程^[10]。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军事英语私播课的产出任务包括军事英语的语言能力、交际知识和学科内容。军事英语的语言能力指掌握军事英语术语、语(句)法特征、篇章结构,培养用英语开展学术研究和

专业工作的能力和交际能力。军事英语听说课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是帮助学生获得和学科相关的语言和交际的技能。在课堂中,课程基于主题展开,培养学生在特定话题下的外语能力,教学内容包括军事英语词汇、不同词汇之间的比较、如何英语表达、英语的发音,同时课堂以内容为纲,侧重基于学科知识所学内容的概念、作用、意义、现状。课程的学习目标不只是会用二语来表达学科知识,还包括在特定的情境下准确合适地交流,因为笔者认为 ESP 学习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学习或内容学习,语言和所学内容是用来交流即应用的。

3.2 形成多维度、多层面的学习网络

本研究设计考虑到学生的英文水平,注意渐进性和多样性。以产出为导向的军事英语听说私播课程在开展过程涉及教师和学生课程内容理解反思性的、系统的和辩证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开展了行动研究。学生通过在线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以多种形式参与学习过程,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与教学评价,从学员整体入手并兼顾个体表现,实现一对一的跟踪,深化学习效果,从而实现教与学资源的生态构建。

3.3 合作学习,提升批判思维能力

在课程的行动研究中,在课堂和课下需要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合作学习增进了学生的交流能力,使他们建立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本修订过程中,互动假设^[11]说明在活动过程中纠正性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有利于学习者习得正确的语言形式。课上问题讨论环节和课下线上线下学习的环节中,学生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不仅有客观问题还包括复杂的开放问题,将信息转变为产出需要学员培养以下思维技能:比较,分类,从观察或分析中总结规律,推导,分析自己或他人思维中的错误,构建对断言的支持,分析不同观点,这一过程提高了学习者自身的思辨能力。同伴互评过程中,学生转变成教师的角色,提高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进一步确立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3.4 课程反思

在研究结束后,全体参加课程的学生书写反思报告。学生在学科知识、语言能力和问题领域、完成任务的能力(理解文本和翻译文本的能力等)和态度方面(对于个人、英语语言、小组合作等)进行报告。超过 90% 的学生认为以产出为导向的军事英语听说私播课程设计非常有助于学生的学科知识和英

语语言掌握,肯定了课程的设计,而在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小组合作方面,有不少学生对于其产出任务表示“还可以做得更好”。通过对学生课堂表现、文本修改、视频制作和提交视频作业后学生撰写的反思文本纠正,教师发现学生完成任务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军事英语专业词汇用词准确度;时态问题,尤其是文本语篇和视频中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的错用;词汇的发音;交际错误;事实性错误。通过行动研究,这些问题的发现、补充和完善更有利于课堂成为语言、知识和文化的载体。

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视听说课程的研究与设计从西方军事题材入手,深度学习军事英语的语言、学科知识和文化,并最终应用到讲述和讨论我国军事教育,设计和探索针对军校的军事英语听说学习的新模式,为此门课程构建有效可行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带来启示。为紧贴新形势下我军军事实践需求,保障未来卫勤演习、国际维和、执行远洋护航、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军事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此外,研究以下方面还值得深入地探讨:由于学习者对评估的客观性、对期望的理解以及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共同创造了学习者和合作学习者的内在动力,进而影响着小组任务的完成,基于“POA”和“SPOC”的军事英语听说课程设计中制定的任务以及评估标准需进一步完善。课程设计中的很多教学材料是教师自己搜寻、编辑和设计的,因为针对教学内容为军事英语视听说,并且研究的开展是在海军院校,同时满足两者的试听材料相对大学英语视听说材料而言还很匮乏,所以亟需建立海军英语视听说语料库,编纂相关的专业书籍。此外,军事英语视听说课程刚在我校开始开展,一线教师多为大学英语教师,因此院校还要加强专业的教师培训,完善师资队伍。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韩叶:论文构思及撰写;章国英:提出修改意见;赵琳琳:参与课程设计,审订论文

参考文献

- [1] 鲁子问. 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J]. 社会主义研究, 2006(3): 115-118. DOI: 10.3969/j.issn.1001-4527.2006.03.035.
- Lu ZW.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policy's national security goal of USA for China [J]. Socialism Studies, 2006(3): 115-118. DOI: 10.3969/j.issn.1001-4527.2006.03.035.

- [2] 傅岩松, 彭天洋. 新形势下我国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思考与对策[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6(3): 18-22.
- Fu YS, Peng TY. On strengthening China's defense language capability in the new era: demands and solutions [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46(3): 18-22.
- [3]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47(4): 547-558.
- Wen QF.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in language teaching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5, 47(4): 547-558.
- [4] 文秋芳. “师生合作评价”: “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价形式[J]. 外语界, 2016(5): 37-43.
- Wen QF.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A new assessment model proposed by "product-oriented approach" [J]. Foreign Language World, 2016(5): 37-43.
- [5] Fox A, Patterson D. Software engineering curriculum technology transfer: lessons learned from Ebooks, Moocs, and Spocs [C]// SPLASH Education Symposium. Indianapolis: Indianapolis Academic Press, 2013: 28.
- [6] 康叶钦. 在线教育的“后 MOOC 时代”——SPOC 解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4, 35(1): 85-93.
- Kang YQ. An analysis on SPOC: post-MOOC era of online education [J].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4, 35(1): 85-93.
- [7] 张伶俐.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有效性研究[J]. 现代外语, 2017(3): 369-376.
- Zhang L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oriented approach" [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2017(3): 369-376.
- [8] 韩宝成. 整体外语教育及其核心理念[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 39(2): 52-56.
- Han BC. A holistic approach toward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ts core concepts [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8, 39(2): 52-56.
- [9] Wen Q.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to teaching university students English in China [J]. Language Teaching, 2016(1): 1-15. DOI: 10.1017/S0261444481600001X.
- [10] 蔡继刚, 廖雷朝. 学术英语还是专业英语——我国大学 ESP 教学重新定位思考[J]. 外语教学, 2010, 31(6): 47-50, 73.
- Cai JG, Liao LC. EAP vs. ESP—th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0, 31(6): 47-50, 73.
- [11] Long M.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Ritchie W, Bhatia T.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6: 413-468.

(收稿日期:2019-01-26)

(本文编辑:兰明娟)